

坤宁宫萨满祭祀特点考析

宋 文

内容提要 清代坤宁宫的萨满祭祀自清入关后在紫禁城内延续了两百多年，由于萨满教本就是一种多神崇拜的原始自然宗教，又因其在清代几乎为满洲人专属的独特地位，使得坤宁宫的萨满祭祀空间、祭祀陈设和祭祀活动具有显著的原始性与独特性。作为满洲传统的标志之一，坤宁宫萨满祭祀不仅是满洲人的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族群独特性的文化符号与维持族群凝聚的手段。

关键词 萨满教 祭祀 坤宁宫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自然宗教，曾较为广泛地被世界高寒、亚寒地带的诸多民族所信仰。萨满教产生于远古，没有统一的教义与经典，也没有统一的宗教组织和创始人，其基本的观念和信仰主要是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多神崇拜，其基本的组织单位和活动形式是以氏族部落或一家一族为单位的祭祀活动^①。主持祭祀的“萨满”可以通过祭祀、舞蹈、音乐和咒语等形式实现与神灵世界的沟通，以达到如治病、祈福、驱魔等不同的目的。

与大多数满洲人一样，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也尊崇萨满教，他们将萨满祭祀纳入宫廷，建立堂子，并在正寝祭祀。入关后，这一传统得到延续，清代统治者选择了坤宁宫作为紫禁城内日常萨满祭祀的地点。坤宁宫在明代为皇后的寝宫，清初亦曾一度作为皇后寝宫，但时间较为短暂，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康熙帝的孝诚仁皇后与孝昭仁皇后曾在坤宁宫居住过^②。自雍正帝将寝宫移至养心殿后，皇后也就不再居住在坤宁宫了。除在皇帝大婚时将东暖阁作为喜房外，坤宁宫日常最主要的功能便是萨满祭祀，为紫禁城内最重要的满洲宗教活动场所。

一 坤宁宫祭祀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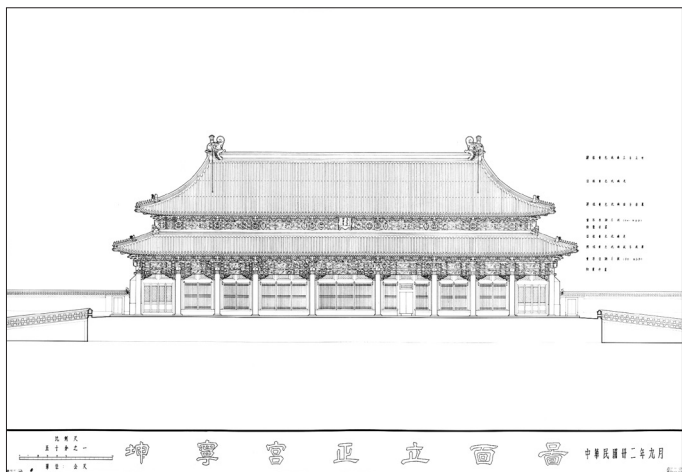
（一）坤宁宫的建筑外观与室内格局

坤宁宫坐北朝南，面阔连廊九间，进深连廊五间，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清王朝建立后，曾于顺治

① 邹爱莲：《清宫萨满祭祀的兴衰与演变》，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丛谈》页94，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② 参见康熙朝《大清会典》对坤宁宫用途的记载，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三一；以及《清圣祖实录》对孝诚仁皇后与孝昭仁皇后在坤宁宫去世的记载，《清圣祖实录》卷四七、卷七一。

〔图一〕坤宁宫正立面图



〔图二〕坤宁宫前檐（1901）^{〔1〕}



十二年(1655)对坤宁宫进行改建，此后又于康熙十九年(1680)按满洲风格修缮，嘉庆三年(1798)再次修缮。其建筑形式清晰地呈现了从满族民居到清宁宫再到坤宁宫的脉络。

清代对坤宁宫的满洲风格改建，主要集中在建筑外观方面，即门、窗的位置和形制的改变。同明代前檐明间开门的旧制不同，改建后的坤宁宫按满族民居的传统，将门设在了东一次间，打破了汉式宫殿传统的对称、居中模式〔图一〕。将原菱花隔扇门窗改为满族传统的窗纸糊在外的直棂吊搭式窗，并将这种独特的形式一直保持到清末〔图二〕。坤宁宫西侧西暖殿后还增建了立于地面的高耸的烟囱，宫前东南方则添建了祭天时所用的神杆及石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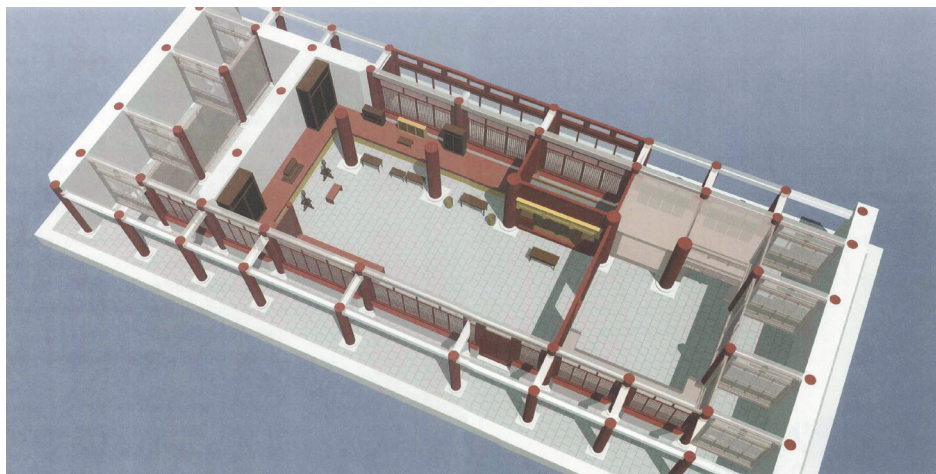
改建后，坤宁宫的室内格局亦保存了较多满族的风俗，打破了明代原有的中轴对称式格局，室内空间被分为三个单元〔图三〕。东一次间、明间、西一次间、西二次间通为一体，不设隔断墙，室内北、西、南三面设有环形大炕，成“匚”字形，为满族典型的“万字炕”形式。东一次间北部则隔出一间灶间，这一空间宽敞的区域即为萨满祭祀的场所。东二次间、东三次间被隔出，称东暖阁，为皇帝大婚的喜房。西三次间则单独隔为一室，为存放祭祀用品之处。由于坤宁宫采取的是减柱造的结构形式，门以西的四间又不设隔断墙而形成通间，因此室内空间宽敞，加之三面大炕都是依墙、檐而设，因而地面空敞的面积也较大，为在此进行的萨满祭祀提供了所需的空間。

坤宁宫的建筑外观与室内格局都具有显著的满洲特色，侧开门的“口袋房”、室内环绕的“万字炕”、建在地面上的高耸的烟囱、窗户纸糊在外的吊搭窗以及院中的索伦杆等最具满族民居特色的代表性元素，在坤宁宫建筑中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其祭祀区域的内檐装修也秉承了满洲传统的简单、质朴、厚重的装饰风格，与紫

〔1〕 图片引自日本的东京帝室博物馆编：《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小川一真出版部，1906年。

禁城内多数装饰华丽的宫殿相比，显得尤为独特。

〔图三〕坤宁宫室内布局^{〔1〕}



（二）选择坤宁宫作为萨满祭祀场所的过程与原因

坤宁宫作为萨满祭祀场所始于顺治初年。顺治帝于顺治元年九月到京，十月便仿盛京清宁宫制定了坤宁宫祀神礼^{〔2〕}。但清初各项制度尚属草创阶段，还未形成定制，因此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康熙十九年的《奏销档》记载了康熙帝与诸臣对选择宫内萨满祭祀地点的讨论过程。现将满文原文转写于下，并附译文于后：

elhe taifin i juwan uyuci aniya juwe biyai juwan nadan de hese wasimbuhangge, kun ning gung be manjurame dasafi wecere, kiyan cing gung be nenehe songkoi dasatara, eici taidzi gung de wecere babe taidzi gung weilere be daci gisurehe ambasa acafi gisurefi wesimbu sehe, ineku inenggi gisurehe wesimbuhengge, kiyan cing gung be nenehe songkoi dasatame, kun ning gung be manjurame dasafi wecerengge, umesi sain, kun ning gung de inenggidari ejen taidzi i jalin wecere be dahame, taidzi gung de wecere be taka ilireo, wececi ojarahū sere ba inu akū seme wesimbuhede, hese kiyan cing gung be nenehe songkoi dasa, kun ning gung be manjurame dasafi wece, biya i wesihun i tofohon inenggi kun ning gung de wecekini, biya i wasihūn i tofohon inenggi taidzi gung de wecekini, ere wecerede, yaya targara inenggi, ya bade ucaraci, ya bade targakini, dasatara babe booi ambasa wesimbukini sehe.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谕：将坤宁宫仿满洲习俗修缮祭祀，将乾清宫照前整修，或令于太子宫祭祀之处，着最初议奏管缮太子宫大臣等会议具奏。钦此。本日议奏：将乾清宫照前整修、将坤宁宫仿满洲习俗修缮祭祀之事甚好，既然坤宁宫每日为皇上、太子祭祀，请暂停太子宫祭祀，亦无不可祭祀之所。等因具奏。奉旨：乾清宫着照前修缮，坤宁宫着仿满洲习俗修缮祭祀，上半月十五日令于坤宁宫祭祀，下半月十五日令于太子宫祭祀，在此祭祀之时，凡斋戒之日，于何处逢斋戒日，令于何处斋戒，将修缮之处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等具奏。钦此。

随后，康熙帝又提出在昭仁殿进行祭祀：

〔1〕 图片引自赵雯雯、刘畅：《从努尔哈赤的老宅到坤宁宫》，《紫禁城》2009年第1期。

〔2〕 万依、王树卿、刘潞：《清代宫廷史》页600，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ineku biya orin^① emu de hese wasimbuhangge, kun ning gung de wececi, ulgiyan wara, carki türe jergi baita bisire be dahame, šumin gung ni ba lak seme akū, joo žin diyan, inu gung diyan i ba, julergi booša, amargi babe badarambufi, joo žin diyan de wececi umesi sain, erebe neneme gisurehe ambasa acafi gisurefi wesimbu sehe, ineku inenggi gisurefi wesimbuhengge, musei gurun i kooli, kemuni dulimbai gung de wecembi, joo žin diyan udu diyan bicibe dalbai diyan, dolo kiyan cing gung kun ning gung ci amba gung diyan akū, kemuni kiyan cing gung, kun ning gung, ere juwe gung ni dolo ya emu gung de wececi acambi seme wesimbuhede, hese kemuni kun ning gung de okini sehe.

本月二十一日奉上谕：若干坤宁宫祭祀，因有杀猪、打拍板等事，深宫之地不妥，昭仁殿亦为宫殿之地，扩大殿前抱厦、殿后之地，若干昭仁殿祭祀甚好，着将此令先前议奏大臣等会议具奏。钦此。本日议奏：我国之典，常于中宫祭祀，昭仁殿虽为宫殿，但仅为侧殿，其中除乾清宫、坤宁宫，别无大宫殿，乾清宫、坤宁宫，此两宫之中，应于哪一宫祭祀。等因具奏。奉旨：着仍于坤宁宫祭祀。钦此。^②

由上述记载可知，最终，康熙帝想要改变祭祀场所的想法没有得到众大臣支持而未能实现，依然于坤宁宫进行萨满祭祀。这是源于满族入关前于盛京皇宫中帝后的寝宫——清宁宫祭祀的传统，以及萨满教于正寝祭祀的要求。此后，于坤宁宫进行萨满祭祀逐渐成为定制，之后的两百多年间，坤宁宫始终作为宫中帝后进行萨满祭祀的场所。这一过程表明，选择坤宁宫作为宫内萨满祭祀的场所，更多的是出于民族传统而非帝王的个人意志。

二 坤宁宫的祭祀陈设

（一）祭祀空间

坤宁宫的祭祀区域〔图四〕可分为祭祀祝祷区、灶间、存放祭祀用品处三个区域。祭祀祝祷区内南、西、北三面设有环形大炕：其中北炕中间设雕龙木柜，西端设画漆木柜，二者中间为供奉夕祭神处；西炕南北两端各有一个雕龙大木柜，中间则为供奉朝祭神处；南炕（床）沿前檐窗而设，上设宝座，北向。此外，北炕前还设有祭神时使用的三弦、琵琶、札板、台鼓等乐器。坤宁宫灶间〔图五〕位于东一次间北部的隔扇内，内有大锅三口，两口用于煮祭肉，一口用于蒸糕。窗棂上挂有煮肉用的铁铲、铁钩等。坤宁宫西梢间则单独隔为一室，为存放神亭、神像及祭祀用品之处，其中南向设木制大佛亭，并设供桌^③。

① 原文为erin，笔误，应写为orin。

② 《奏销档》491-152-3，《康熙帝谕旨着乾清宫照前修理等事》；《奏销档》491-149，《康熙帝谕旨着乾清宫坤宁宫其中选一宫祭祀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张楚南译。此二条档案应为一件档案，分类时误将其分为两条分别编号。

③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一辑，页157—159，线装书局，2004年。

祭毕食胙肉时，“皇帝坐西南隅榻上，背南窗北向而坐。各王大臣以次向西而坐，以南为上”^{〔1〕}。上述陈设清晰地表明，在坤宁宫祭祀空间中，皇帝的宝座不再居中，而是位于整个空间的西南，且坐南面北。这一特殊的布置显示出坤宁宫是一个以满文化为主导的空间，在这一特殊空间内，汉文化传统礼仪陈设所强调的对称、居中、面南等规则均不再适用。

（二）祭祀神祇

随着清代政权的稳定，其典章制度逐渐完备，宫内的萨满祭祀活动也逐渐开始制度化。乾隆十二年(1747)修订了萨满教祭祀的专项典章——《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图六〕，对每项祭祀的陈设、类型、程式、祭品、祭器等无不作了细致的规定。

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朝祭时，司香将神幔悬挂在西墙架上，将供佛小亭置于西炕南端，在神幔上悬挂菩萨像，最北悬关帝像，均面向东。祝祷结束后，将佛亭、菩萨像放在坤宁宫西梢间。献牲结束后，将关帝像亦放于西梢间。夕祭时，司香将神幔系在北炕架上，将穆哩罕神自西向东按顺序安奉于架上，画像神安奉于神幔正中，蒙古神座则设在最东边，皆面向南。祭祀结束后将夕祭神像俱放入匣内，存放于北墙黑漆抽屉桌上〔图七〕^{〔2〕}。

（三）祭祀对象的多元性

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坤宁宫萨满祭祀时所祭的神祇及类型可概括如下〔表一〕：

〔图四〕坤宁宫内景



〔图五〕坤宁宫灶间



〔1〕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3》页1788，岳麓书社，1989年。

〔2〕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页648—654，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图六〕清乾隆殿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图七〕坤宁宫夕祭陈设



〔表一〕坤宁宫萨满祭祀神祇及类型

祭祀活动	神祇名称	神祇类型
朝祭	释迦牟尼佛	佛教神
	观世音菩萨	佛教神
	关圣帝君	东汉末期名将
夕祭	穆哩罕神	满族民族神
	画像神	满族民族神
	蒙古神	满族民族神
求福	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	满族民族神
祭天	天	自然神

由上表可以看出，坤宁宫萨满祭祀的神是非常多元的。它们来自不同的宗教，却都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受到祭祀，这或许是由于萨满教本就是多神崇拜的宗教，故对其他宗教采取了接收、吸纳的态度，并将之纳入自己的宗教体系。这种包容、多元的宗教背景对清代的宗教和文化政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坤宁宫的祭祀活动

（一）坤宁宫萨满祭祀的持续时间

坤宁宫祭神是清宫中最频繁的祭祀活动之一。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萨满祭祀活动就成为清朝早期宫廷中重要的典礼活动。清入关后，历代统治者将其奉为本族旧制，备加崇祀。自顺治初年起，每年除“遇恭祭坛庙，皇帝斋戒，及忌辰清明等不宰牲之日，并每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请神送堂子后，宫内停祭”^{〔1〕}外，其余每天均进行祭祀。甚至直到溥仪小朝廷时期，仍旧坚持每天于坤宁宫祭祀^{〔2〕}。坤宁宫的萨满祭祀活动尽管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却还是在整个清代都保留延续了下来。

〔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八九四，页6925—6926，文海出版社，1992年。

〔2〕 《宣统政纪》卷一九，《清实录》第60册，页358，中华书局，1987年。

（二）坤宁宫萨满祭祀的类型与仪式

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坤宁宫萨满祭祀活动的全部类型与仪式可基本概括如下[表二]：

[表二] 坤宁宫萨满祭祀的类型与仪式^①

祭祀类型		时间	地点	祭祀对象	贡品	仪式
常祭	朝祭	每日寅时	西炕,于西墙三角架设神幔,东向	佛、菩萨、关圣帝君	供香碟三个、净水三盏、酒糕十盘;猪二	奏三弦、琵琶,鸣拍板,拊掌。司祝擎神刀祷祝、诵神歌,(率帝后)行礼。撤佛、菩萨像,位关帝像于正中。进牲于神,司祝致祷,灌净水于猪耳,取血解牲熟之。供胙肉。司祝献净水,祝祷,(率帝后)行礼。撤肉,受胙,收关帝像。
	夕祭	每日申时	北炕,悬架设神幔,南向	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	供香碟五个、净水五盏、酒糕十盘;猪二	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诵请神歌,盘旋跪步祝祷,诵神歌。太监击鼓鸣拍板和之。司祝(率帝后)行礼。进牲,以净水灌猪耳,取血解牲熟之。供胙肉。司祝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火,展背灯青幕,众具退出,阖户。司祝执手铃,振腰铃诵神歌以祷。击鼓太监击鼓拍板和之。卷幕开户,明灯,撤肉,贮像。
月祭	朝祭	正月初三日,余月每月初一日	同常祭之朝祭	同常祭之朝祭	供香碟三个、醴酒三盏、时果九碟、酒糕十盘、炕沿下供醴酒一罇;猪二	与常祭之朝祭相较,仅将净水换为酒,其余仪式皆同。
	夕祭		同常祭之夕祭	同常祭之夕祭	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时果九碟、酒糕十盘、炕沿下供醴酒一罇;猪二	与常祭之夕祭相较,仅将净水换为酒,其余仪式皆同。
祭神翌日祭天		每月月祭次日	请佛、菩萨像于坤宁宫西楹大亭,于坤宁宫庭内立祭天神杆,于神杆石前设案	佛、菩萨、天	供银碟三个,中碟盛所洒米,旁二碟空设;猪一	卸神杆,撤旧夹净纸、穿颈骨,置铜海内化之。祭时,司俎洒米一次,致祝毕,复洒米二次。(帝后行礼)进牲取血,先解颈骨并择肉熟之,以精肉、颈骨供于西碟,胆贮于东碟,小肉丝盛二器,间以稗米饭二器,从东向西,饭肉相间以供。司俎洒米致祝如前仪。司俎以颈骨穿于神杆之端,精肉、胆并所洒米具贮于神杆斗内立起。东首所供小肉饭撤入坤宁宫内,受胙。西首小肉饭留于外,令司俎、太监等食之。
报祭	朝祭	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一二日	同常祭之朝祭	同常祭之朝祭	同常祭之朝祭	同常祭之朝祭。
	夕祭		同常祭之夕祭	同常祭之夕祭	同常祭之夕祭	同常祭之夕祭。
大祭	朝祭	每岁春秋二季堂子内立杆大祭之日(二或四月、八或十月上旬,諏吉日)	同常祭之朝祭	同常祭之朝祭	香碟三个、清酒三盏、时果九碟、打糕、搓条饽饽九盘、炕沿下供清酒三罇;猪二	祭祀开始前及司祝(率帝后)行礼前供新酒,余则同月祭之朝祭仪。
	夕祭		同常祭之夕祭	同常祭之夕祭	香碟五个、清酒五盏、时果九碟、打糕、搓条饽饽九盘、炕沿下供清酒三罇;猪二	司祝(率帝后)行礼前及进牲前供新酒,余则同月祭之夕祭仪。

① 总结自《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页619—733。

(续表二)

祭祀类型		时间	地点	祭祀对象	贡品	仪式
大祭翌日祭天		大祭翌日	同月祭后祭神翌日祭天	同月祭后祭神翌日祭天	同月祭后祭神翌日祭天	同月祭后祭神翌日祭天。
四季献神		每岁四季	朝祭、夕祭神幔并设	常祭之朝祭神、常祭之夕祭神	香碟各上香；白马二，牛二，金二铤，银二铤，蟒缎、龙缎、片金、倭缎、闪缎及各色缎十，毛青布四十	于坤宁宫门外，陈马于西，陈牛于东。司俎太监等捧金银，帛缎布入坤宁宫，司香等接受，安设于朝祭神位前。司祝致祝毕，司香等帛桌至夕祭神位前，司祝致祝毕，将金银、帛布收贮于供朝祭神位之抽屉桌内。大臣侍卫等以马、牛出，越三日，总管太监以金银、帛布出。
背灯祭献鲜		每岁四季	同常祭之夕祭	同常祭之夕祭	春季：雏鸡各二；夏季：子鹅各一；秋季：鱼各一；冬季：雉各二	背灯以祭。
求福	朝祭	不固定，预取吉日	室外：前一日司俎于瀛台砍取完整柳树一株，至期以石植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室内：西炕悬朝祭神幔，西炕南首设求福桌一张	常祭之朝祭神、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	供朝祭神：香碟三个、醴酒三盏、豆擦糕九碟、煤糕九碟、打糕九盘、炕沿下供醴酒一罇求福桌供：醴酒九盏，煮鲤鱼二，稗米饭二碗，水子二碗，煤糕、豆擦糕、打糕各以九数层全摆列桌后	以练麻一缕系于神箭上，以棉线捻线索二条挂于神箭上，立于西炕下酒樽北。将棉线索绳一端系于西山墙所钉铁环，另一端穿出户外，系于柳枝。奏三弦、琵琶，鸣拍板，拊掌。司祝擎神刀祷祝、诵神歌，如朝祭仪。司香举神箭授司祝，帛求福桌出户外，供于柳枝前。司祝左擎神刀，右持神箭出。帝后于槛内跪。司祝于桌之右对柳枝举神箭，以练麻拂柳枝，诵神歌，致祷三次。帝后行礼。举所供酒洒于柳枝上，将所供糕夹于柳枝枝杈间。司祝于神位前举神箭、诵神歌，奉线索于帝后系挂，率帝后行礼。帝后受福胙。
	夕祭		室外：同求福之朝祭室内：同常祭之夕祭	常祭之夕祭神、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	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豆擦糕九碟、煤糕九碟、打糕九盘	司祝系裙，束腰铃，执手鼓，如常祭仪，诵神歌祝祷。太监击鼓鸣拍板和之。司祝叩头。帝后行礼如夕祭仪。所供福胙不令出户，酿酒所余糟粕做成糜粥分食，取柳枝所系线索贮囊内挂于西山墙，柳枝送赴堂子。帝后所挂线索三日后解下，皇后持入坤宁宫授于司祝贮于囊内悬挂之，皇前一叩头还宫。
坤宁宫元旦行礼		正月初一日三更	常祭之朝祭、夕祭神位前	常祭之朝祭神、常祭之夕祭神		司香于坤宁宫朝祭、夕祭神位前点香。帝后行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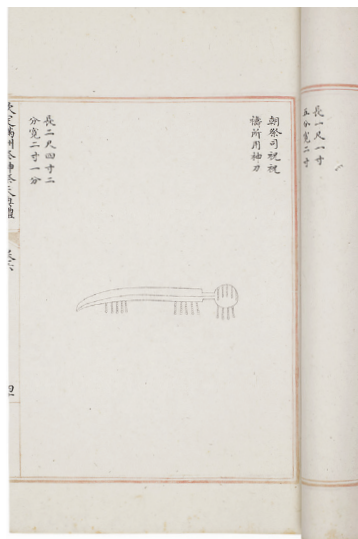
(三) 坤宁宫萨满祭祀的祭品与神具

除了每日祭祀所需的四口猪需要在坤宁宫宰杀、煮熟外，坤宁宫祭神每年所需的八种糕(打糕、搓条饽饽、馓子、椴叶饽饽、苏叶饽饽、淋浆糕、饺子煤油、洒糕)与两种酒(清酒、醴酒)均需在坤宁宫亲自制作^①。司香等还会在坤宁宫用槐子煎水染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拧成敬神索绳。无论是在坤宁宫内跳神、宰猪、煮肉，还是做糕、酿酒、织染，都体现着对满族原始朴素遗风的保留与对满族传统信仰的传承。

① 前揭《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页630—631。

坤宁宫萨满祭祀用神具极具满洲尚武特色。神刀〔图八〕是萨满祭祀时的常用神具，铁制，上附铁连环，祭祀时，萨满执神刀在神位前祝祷。神箭则为求福的重要神具，求福时，萨满对柳枝举神箭祝祷。在祭祀仪式中，刀、箭由对满族至关重要的谋生工具与兵器，变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成为满族尚武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这些被保留在祭祀中的符号，彰显出弓马骑射对其民族的重要性，也成为了体现其族群独特性的重要标志。

〔图八〕《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绘神刀



（四）坤宁宫萨满祭祀的参与情况

1. 帝后参与祭祀

以乾隆、咸丰二帝为例，根据内务府奏案和坤宁宫《节次档》可知，“坤宁宫每天朝祭夕祭外，每年纪录在档的例祭12次左右，祭祀期间，只要乾隆在宫中，必同后妃一起亲临致祭。如乾隆十四年，坤宁宫常祭之外，大型的例祭10次20天，其中帝后亲自参加7次17天，只有3次因乾隆出巡，分别由亲王和萨满代为拈香行礼”^①。另据咸丰四年(1854)《穿戴档》可知，全年咸丰帝亲自去坤宁宫行礼12次，其中率王公大臣吃肉5次，还愿吃小肉2次，拈香3次，祭刀枪神、灶神各一次^②。可见清帝对于坤宁宫祭祀十分重视，并积极参与其中。

2. 皇子参与祭祀

除帝后外，皇子也会定期参加坤宁宫祭祀。《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记载：“分府之皇子与宫内居住之皇子，如奉旨在坤宁宫祭神，每月于皇上祭神祭天后，各按次序祭神一日、祭天一日。其未分府在紫禁城内居住之皇子，每月各于所居之处祭神祭天。”^③嘉庆朝《奏销档》对坤宁宫皇子祭祀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④：

……乾隆五年以前，阿哥等位祭神还愿不计年岁，均候谕旨遵行。又阿哥等位移居长房等处，臣衙门奏请于阿哥居住之所立神，每月致祭还愿，春秋二季堂子竖杆大祭。又查乾隆十九年，三阿哥移居撷芳殿，臣衙门奏请或于住所立神致祭，或仍在坤宁宫致祭之处请旨。奉旨着在撷芳殿致祭。钦此。至阿哥等位在宫内居住时，历来奏案内只载有每月在坤宁宫祭神还愿，至春秋二季应否大祭，恭查谕旨、奏案均无记载……

此档案所载情况与《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记载基本相符：皇子(包括分府的皇子与在宫内居住的皇子)经皇帝批准后，可以按顺序每月在皇帝祭祀后，于坤宁宫单独祭神、祭天一次，但并不参加每年春秋二季的坤宁宫大祭；宫内的皇子独自居住后，则会在其居住之所立神，每月致祭还愿。由此可知坤宁宫萨满祭祀实

① 前揭《清宫萨满祭祀的兴衰与演变》，清代官史研究会编：《清代官史丛谈》，页101—102。

② 总结自咸丰四年《穿戴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页232—322，中华书局，1980年。

③ 前揭《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页627。

④ 《奏销档》491-105，《奏为遵旨查明宫内居住阿哥祭神情形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图九〕清乾隆银烧蓝餐刀（附银叉）



实际上是以血缘关系为范围的家庭祭祀。

3. 王公大臣参与祭祀并吃祭神肉

坤宁宫吃祭神肉是坤宁宫祭祀活动的一项重要环节。在坤宁宫日常祭祀时，其早间所供的祭肉，例不准出殿门，由散秩大臣、侍卫等进内食用。而其晚间所供的祭肉，则例交膳房散给各处。

坤宁宫大祭时，会例请内外藩王、贝勒、辅臣、六部正卿等吃祭神肉。吃肉时，皇帝坐于南端宝座，面向北，诸臣席坐。“膳房大臣捧御用俎盘跪进，以髀体为

贵。司俎官以臀肩腰膈各盘列诸臣坐前，上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遵国俗也”^{〔1〕}。除满族王公高官外，地位较高的汉族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等也参加过坤宁宫吃肉。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记载过坤宁宫吃肉的情形^{〔2〕}：

是日孟冬时享，奉派入坤宁宫吃肉……三刻入，过交泰殿，至坤宁宫。皇帝坐西南隅榻上，背南窗北向而坐。各王大臣以次向西而坐，以南为上。第一排，南首为惇王、恭王，以次而北。第二排又自南而北，余坐第五排之南首第一位。初进钉盘小菜、酱瓜之类一碟，次进白肉一大银碟，次进肉丝泡饭一碗，次进酒一杯，次进奶茶一杯。约二刻许退出。

参与坤宁宫吃肉的大臣不论满汉，在此空间内均遵照满洲传统，自行执刀割肉〔图九〕，食毕饮奶茶，足见其向众臣强调勿忘满洲旧俗之意。

四 结论

对清代统治者而言，其入关时改建坤宁宫并于其内进行萨满祭祀是对其民族传统的习惯性延续，而随着关内生活日久，满人的独特性逐渐消失，至乾隆时编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坤宁宫的萨满祭祀活动已逐渐由传统信仰而成为满文化的符号，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纵观坤宁宫的祭祀空间、祭祀陈设与祭祀活动，无不体现着关外游牧民族原始、质朴的气息，具有显著的原始性、多元性与独特性特点。

首先，萨满教本就是一种原始自然宗教，这使坤宁宫的萨满祭祀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原始性。萨满教属于信仰巫的宗教，这种巫的时代在汉文化中已逐渐淡化，但在满族等游牧民族中则保留了下来。清入关后将萨满信仰带进了紫禁城，将原始的宗教形态执着地保留在了较为成熟的汉文化空间形态中。无论是准备祭品过程中的做糕、酿酒、织染，还是祭祀活动中在坤宁宫内跳神、宰猪、煮肉，以及以血缘关系为范围的祭

〔1〕 章乃炜：《清宫述闻》卷四，页287，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

〔2〕 前揭《曾国藩全集·日记3》，页1788。

祀群体，都体现着对满族原始朴素遗风的保留。其次，萨满教亦是一种多神崇拜的宗教，其来源丰富的神祇构成使坤宁宫萨满祭祀具有显著的多元性。而萨满教的多元性特色则为清代统治者在信仰上的多元性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有利于其在不同地区、不同场合呈现出不同的宗教形象。再次，萨满教为清代最具满洲特色的宗教，使坤宁宫的祭祀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与儒教和藏传佛教相比，萨满教对满洲人来说更具独特性，使之在信仰上区别于其他民族，因而在清代，萨满教几乎可以被视为专属于满族人的宗教。坤宁宫的满洲传统建筑形式，不讲求对称与居中的礼仪陈设，坚持以满语祝祷的祭祀仪式，尚武的祭祀神具，以及分食胙肉时自行执刀割肉，均昭示出这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满文化空间。

清代统治者通过坤宁宫萨满祭祀而保持与强调这种原始性与独特性，是因为作为非汉人的统治者，其一方面需要获得对中原进行统治的合法性，进行正统性建构；另一方面则需要维持满洲人的独特性，避免满人和汉人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在宗教祭祀层面亦是如此。在正统性建构方面，清代统治者沿袭明朝皇帝的做法，继续按照儒家礼仪祭天、祭孔，在态度与细节上甚至比明代帝王更加认真、严谨，俨然是一位标准的儒家统治者；而在维持满洲人独特性方面，清代统治者则继续于堂子和坤宁宫进行萨满祭祀，规范宫廷与宗室的萨满祭祀活动，以身作则地将萨满祭祀在紫禁城的中心延续了两百多年。通过萨满祭祀活动中原始性的彰显，提醒满洲人勿忘本源，保持其自身的独特性。当然，也正是满洲人萨满信仰中多元性的特色，为清代统治者能恰当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因此，坤宁宫萨满祭祀对满洲人这一族群以及清代统治者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宫廷内维护满洲传统的标志之一，它不仅是满洲人的宗教信仰活动，更是一种族群独特性的文化符号与维持族群凝聚的手段。

[作者单位：故宫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仁桃)